

闹市国宝纯阳宫

武海燕

在太原市五一广场西北角，有一座神秘的千年古观，那就是著名的道教胜地——纯阳宫。纯阳宫始建于金元时期，是为纪念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所建，因其道号纯阳子，遂名纯阳宫。趁着冬日暖阳，我信步走入这座古观，徜徉在各色殿宇之间，追溯兴衰隆替的历史，品味这些美轮美奂的建筑。

沿着中轴线移步换景，只见设计新颖，布局巧妙，亭台错落，曲径通幽，不愧为山西古代建筑史上的一颗明珠。据史料记载，明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，晋王出资对纯阳宫进行了大规模扩建；清乾隆年间，郡守郭晋及太谷人范朝升先后出资扩建；嘉庆年间，道士高炼昌又在后院窑洞顶上增筑巍峨三层。

纯阳宫山门西面，列有历代修缮纯阳宫碑刻，其中最吸引人的是造像碑和墓志铭。墙壁上嵌着东魏北齐以来数十通墓志铭，历史研究价值颇高。如东魏北齐的六镇贵族刘懿、库狄回洛、韩裔等人的墓志，可补正史之不足。还有曹杨碑、傅山先生草书碑，以及“灵宝洞”内陈列的汉代画像石，可见墓主人车马乘风，四处征战；忽而铸剑为犁，宴乐田园，皆为绝世精品。令我好奇的是，这里居然还有一通妒神碑。“妒神”是谁？因何而妒？不由引人研究一番。原来，“妒神”为介子推之妹。妒神碑原在娘子关，上书《妒神颂并序》，刻于唐大历十一年，即公元776年，由河东节度副大使兼太原尹北京留守薛兼训主持建立，判官、游击将军李譔撰文。相传当年介子推割股奉君未得封赏，寒心归隐绵山。晋文公派人烧山想把他逼出来，不料介子推背上母亲没跑远，被烧死在绵山。介子推的妹妹介山氏耻于兄长“要挟君主”，积薪自焚。后人于娘子关悬泉旁为其修建“妒女祠”，唐时祭奠空前，将其奉供为“妒神”。元好问在《游承天悬泉》诗中说：“神祠水之浒，卫卫盛官府”。民国初年，妒女祠渐渐倾圮，妒神碑迁藏太原傅公祠（今省政协院内），后辗转至此。两千多年前的这位奇女子，为了心中的理念而不惜自焚，其兄介子推又因至忠至孝而被封神。这样的兄妹，自古以来无出其右。人们不由好奇，什么样的父母，才能教育出这样有气节的儿女？可惜历史记载语焉不详，为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。

纯阳宫一进院门匝道上，赫然蹲着一只黑铁独角兽，放眼远方，威武神气，这只明代万历年间的镇水神兽，几百年来一直坐镇在汾河边，不知何时移尊此处。还有不知从何而至的汉代石羊石虎，线条简洁大气，很有历史感。在纯阳宫山门东面，宋德方墓碑之南的四角亭，有一尊关公骑马铜像，神情肃穆而完美髻。纯阳宫里还有一尊木雕关公坐像，也无须赘。这是何故？原来，关羽以前的造像是没有长须的征战形象，直到明万历年间被封为伏魔帝以后，才有了美髯和端坐的形象，周围还多了两名侍卫，关平和周仓。走入纯阳宫正楼下的“潜真洞”，一尊常阳天尊汉白玉像赫然在目。此像造于唐开元七年（719），原在运城市盐湖区一座道观中，后来迁居此地。天尊头戴莲花冠，长髯垂胸，手执羽扇拂尘，闭目养神，一派仙风道骨。这尊典型的唐代造像，按其铭文应为“常阳天尊”，据说是太上老君像，是首批禁止出国（境）展览文物之一。纯阳宫其他各类造像也是美妙绝伦。北魏四面佛造像，唐代佛像等，曹衣出水，雄健而美。有一通“涅槃变相碑”，也是全国首批禁止出国（境）展览的文物之一。在纯阳宫，随处可见各类狮子造像，尤其以铁狮居多，这在别处古观并不多见。这些狮子神态各异，庄严而不失可爱。有的呲牙圆嘴利爪抱球，看得见的灵光四射；有的紧闭方嘴鼻孔朝天，说不出的笨拙可笑。有几只小狮子分别躲在母狮腹下，或垂着脑袋乱钻，或向下撇嘴生气，或咬着妈妈的小腿，匠心独具，甚是顽皮可爱。参观之时，恰有一只花猫绕着小狮跑来跑去，给这庄严肃穆的道家清修之地增添了几多灵动之气。如今，几对明代所铸的狮子，还有母狮膝下的小狮，看过世事沧桑，百年之后依然“矢志不渝”，坚守着这座宫观。

山门内几进院落之精致自不必说。穿过虚无洞，有一座罕见的九宫八卦院，是纯阳宫的精华所在。其底层为抹角方形，八面均为砖券窑洞，按照八卦“乾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离、艮、兑”的方位建造。洞顶四面建楼，四角建九角攒尖亭，楼亭之间以围廊相通。九宫八卦院中心的“方形三间两层亭”，与周围的四座楼、四座亭，组合成九宫形式，意为将天宫划分为九个等份。道家将这一方阵广泛应用于天文、占卜、道术、算术、医疗、建筑等方面。一层的窑洞建筑为“九窑十八洞”。北面为横窑，也叫枕头窑，其他为纵窑。加上东西三窑，南面两窑，总体构成“九窑”，其十六个窑洞加东西两个门洞合为“十八洞”。南北两个门洞是过道，不在十八洞之列。除东面西北的明窑之外，四个转角处的窑洞内套连角窑，充分利用了角部建筑空间，构成了与八卦对应的八个方位。这些冬暖夏凉的窑洞，很多隐于角落，不易发现，作为道家清修之所，确实受之无愧。窑洞内的各种造像，在聚光灯下，向窗独坐，显得神秘而庄严。穿过“灵宝洞”便进入第五进院。拾阶而上，可从二楼去往正殿的三层阁楼“小天台”，这里是纯阳宫的最高建筑。在这个位置，夜晚可见山西饭店檐牙高啄、灯火辉煌，仿佛置身于天宫琼楼。此时此刻，若把酒临风、品茶赏月，必物我两忘、流连忘返。

近年来，纯阳宫被命名为山西古建筑博物馆。又因此地交通便利，经常举办艺术展览，亦被命名为山西省艺术博物馆，由启功先生题字。纯阳宫这座千年古刹，焕发出新的生命和活力。

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源于百度

昨夜的雨，今日的风，催促着叶落的速度。我踩着落叶的呻吟，脚步有了乐曲的节奏，喜鹊和树麻雀的叫声如同伴奏的旋律，将田野所有的声音协调成一曲秋日私语。鸟儿们的叫声或高亢婉转，或低语轻柔，又或连续鸣啖、短促铿锵，仿佛在哀怨着大地的落寞。

小路延伸向上，我站在一处较高的土坎上。收割后的玉米地里，秸秆散发着成熟的气味。玉米地的西边和北边，依然茂密的针叶林，暗淡的绿色蔓延开来，如生命力在枝条中流淌。

我安静地巡视着，一个好似放大了的撕扯亚麻布的粗砺高音从林中传来。这是松鸦的鸣叫。我试图循声觅迹，松鸦如一位害羞的女子，将自己藏在浓密的针叶林中，鸣叫声快速而洪亮有力，仿佛在责怪我的到来，催促我离去。

就在我疑惑她的鸣叫时，偶尔低头看到了地里残留的玉米。应该是它们吸引了林中的松鸦。我躲入田埂下的灌木丛，试图验证我的猜想。

随着我的隐身，松鸦的鸣叫似乎不再像刚才那般激烈，但依然粗哑。半小时的等待，松鸦的叫声渐渐隐去，却依然没有想象中那样现身觅食。地里却落下了一群树麻雀和几只灰斑鸠，叽叽喳喳，密密麻麻。忽然，一声大鸢的鸣叫突兀响起，我如树麻雀一般仰头寻觅，又是几声鸣叫传来，树麻雀与灰斑鸠如风而起，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正当我穷目寻找的时候，却见几只松鸦展翅而来。

她们落下的时候，转头巡视，不时发出了大鸢的鸣叫。我无疑是惊讶的，我知道松鸦擅长学舌，也拥有强于其他科目鸟类的智慧，也曾经在蒙古塔古著名的《鸟类词典》读过：“它日常的啼鸣富于变化，但刺耳难听；有时在春天它唱起柔和动听的歌来，但是声音是如此低沉，离远了就听不见；时不时还会效鸣小羊的咩咩声、猫咪的喵喵声、鸢或秃鹫的哨声、猫头鹰的呜呜声，甚至还有马驹的嘶鸣声。”今天亲眼目睹，还是让我为她们这种模仿力以及狡诈的伎俩而惊讶。

松鸦相比于近亲星鸦来说，更像一位温婉的少妇，披着一条土色的披肩，从头至腰。然后是黑、白、蓝三色相间的裙装，极为醒目。她们没有星鸦那样强势，更多的时候是躲在深闺不见人。现在的她们有些骄傲，如同在自家地里收获的农妇，昂首阔步、气定神闲、派头十足。她们的飞更是醺眼，三色的裙子如田野中最醒目的那盏明灯。她们的双翼短圆，但不像其他翅膀又短又圆的鸟儿那样飞急促而匆忙。她们的飞缓慢而有节奏，时刻保持着少妇应有的优雅知性、从容淡定。

观察很久了，我似乎也被她们的神态感染，试图与她们做一些游戏，来验证一些有关资料上的记载。比如赫德逊在《英国鸟类》杂志刊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：“9月和10月里，松鸦变得更为活跃了，你常常能见到它们穿梭于森林和开阔地之间、喙和喉咙都塞满了橡子。”又比如英国动物学家莉斯·波恩尼曾经做过一个实验：“在一个有水的杯子里放置松鸦喜欢吃的虫子，旁边放了一堆石头和一堆木块，当松鸦尝试过石头和木块丢入水中的效果后，可以及时判断出石头的作用，然后利用石头来吃到美味的食物。”

我缓慢站立，缓步而出，几乎是同时，玉米地里所有的松鸦都振翅而飞。不同的是，她们并没有藏去林中，而是站立枝头紧盯着我的行为。我没有刻意去注视她们，只是转身离去，走向不远处的农家，买来几穗玉米、一个金瓜，并在周围找来一个木桩、一块冰。



街巷缝补匠 赵柴斤

从干洗店取毛呢大衣时，店老板一本正经指着左袖一个小洞说：“这么好的衣服磨破个窟窿，实在可惜。到前面大街后巷找人修补一下，还能穿两年。”

按店老板所说，找到一位精工织补的阿姨，50多岁的样子，蜷缩于小巷一隅，面前摆着一只打开的小木箱，里面装着各种颜色的线头、细细的缝衣针，还有一把小剪刀，旁边的小凳子上堆放着十多件待修补的衣裤……她接过衣服，仔仔细细找了一遍，将破了一个小洞的袖子举到眼前平视，再放腿上俯视，两番端详毕，终于确认修复：“就袖子上磨破了一个小窟窿，一个半小时过来取。”她这一步一步、一点一点，使我想起母亲缝补衣裳的情景，耐力、细心全在里头，呈现出严谨、稳妥的气象。我分明感觉，把衣服托付给她，就像交出一个伤痕，也像在交底……

提前一刻钟过来，缝补阿姨仍勾着头在穿针引线，她朝我笑了笑：“你稍坐一会儿。”她说着就从身

责编 张 波 李 娟 曲文亮 E-mail:tyrbszbb@126.com

太原日报



周 彬

与松鸦的游戏

当我回到玉米地的时候，她们再次飞起。我先将木桩立在有利于拍摄的位置，放了很多玉米颗粒在木桩上，并用树皮掩盖，然后隐身 在田埂下，整个过程都在她们的注视下完成。她们一开始并没有直接落在木桩上，大部分依旧落在地里寻觅。但没过多久，便有一只试探性地向木桩飞去。第一次，她只是落在树桩的边缘，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我隐藏的方向，便是我一动没动，她依然很快飞离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她再次落在了木桩，并开始啄食着边缘的玉米，只是吞食了两到三颗，又飞去。第三次是两只一起飞落，明显已经不再犹豫，其中一只更是用脚将树皮扯开，开始大快朵颐。

这时候我可以清晰地看到，她们会将玉米尽可能多地吞食，直到两腮已经浑圆。这时，就会出现吞一颗、掉两颗的画面，也会出现她为了追食掉落的玉米而碰落树桩上大面积玉米的场景。但我丝毫看不出她们的尴尬，只看到了她们越来越无所顾忌地吞食。

我将仅有的道具一一摆放，金瓜、冰块，只要上面有玉米便会惹来一阵哄抢，有时候我甚至还来不及下到隐蔽处，她们便急急而来啄食一空。几乎所有的松鸦都紧盯着我的举动，不再去寻觅地里散落的玉米。我有些手忙脚乱地玩着和她们的游戏，也愉快地记录着这样的相遇。

很明显，她们并不是将玉米吞食到了肚子里，大部分玉米是被隐藏到了林中的某个地方。这是松鸦的特性。

有一项研究估计，一只松鸦每天可以储藏5000粒松子，但她们无法记住每一粒松子的埋藏地点。于是，这些松子随着春风便能生根发芽，长为幼苗。而且松鸦会把种子埋藏在比原来的树林更高一些的地方，这样可以帮助树木向山坡上发展。

我们的游戏随着买来的玉米消耗完毕而结束，她们似乎并没有因为游戏结束而懊恼，几次失望以后便又回

后拿出一只折叠帆布小凳子递给我。冬天坐在大街后巷的小凳子上，像是旅途中的小憩。身边堆放着衣服，颇似停放在汽车修理厂的各种汽车，来自不同地区，素不相识却亲密排在一起，静静等着上机床修整。我试图像侦探那样从一件件衣服的颜色推测主人的生活和秉性。撇开经济因素，来修补的都是念旧或比较节俭之人。衣袖磨破的，一般伏案时间较长，性格也比较内向，行事保守谨慎；而衣服前面刮破或拉坏或香烟烫伤的，性格可能外向，必定昂首挺胸，意气风发。这样想开去，一件衣服穿上身就不单是裹身、御寒、增温那么简单了，还有性格、生活和人生、价值取向。

其间有人提袋走来，放下一两件破损的衣服，约定取衣时日，便匆忙离去。也有附近的老人，趁阳光照射时聚在铺子旁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。“冬天需要缝补的多是价格昂贵的毛呢大衣，经纬线不好抽，想要看不出缝补的手脚，没真功夫真不行。”逮着机会，缝补师傅对我的衣服品头论足一番，“别看破损小，配色缝补，耗时间得很，我都补了一个多钟头了。”缝补摊无形中也成了休闲处所，动与静，忙与闲，转换和过渡间不着痕迹，只有时光注入这喧闹中的一角，汇成一掬祥和。

值得珍惜的时光。看缝补匠施展手艺，一点也不亚于看艺术家创作，自信、专注、迷人，“岁月静好”用在这里，似乎再恰当不过。坐等的十多分钟里，寒风不停吹，而我看她的手指，一刻不停地用着力，若无必要，不说话、不抬头，生活像一条潺潺小溪从她的指尖流走。

我最终付出的钱区区可数，得到的显然更多。除了一件可以重新武装自己的衣服，还从这些缝补摊明白一个道理：生活是互相需要，同时是互相给予。

晒出来的滋味

杨柳青

冬意渐浓，阳光变得愈发珍贵。近日，朋友在阳台上晾晒猕猴桃，说晒过之后的水果是温热的，入口不影响口感，也不至于伤了肠胃。这种吃法初闻新奇，细想后认为极有道理。

《说文》中释义：“晒，暴也。”《方言》中“晒”字意为“暴五谷之类”。一个“晒”字，包含了古代人们的生活智慧。古时物资匮乏，每至瓜果蔬菜大量成熟的季节，人们便想方设法延长食用期限。贵族家庭可用冰窖贮存，平民百姓更多使用腌制、晾晒的法子。《四民月令》中记载：“九月藏此姜、藟荷，作葵菹、干菜。”可见，晒干菜已有千年历史。

比起新鲜食材，晒过的食物更易保存，口感更加独特。曾经，晒好的干菜帮人们打过灾年，熬过寒冬。现在，干菜无需担此重任，却依然能以独特的口感和风味博得食客欢心。在老家，秋冬季村子红红绿绿的一片，那是人们晒干菜的场景。其中晒干辣椒最是有趣。将红得透亮的鲜辣椒洗净阴干水分，穿成长串挂在屋檐下面，远远看去像是挂着红绸，很是喜庆。待到辣椒变得干脆，将其剪断储存起来。不论是蒸鱼还是拌菜，最后一道工序撒上辣椒段，泼一勺热油，爽辣鲜香瞬间涌出。

晒好的干菜颜色枯黄发黑，难登大雅之堂。但只要稍一加工，便会在口中大放异彩。萝卜干包子是农家拿手的美食。将萝卜干泡软，切碎拌入肉馅中，简单调味，包成胖乎乎的包子上锅蒸。天冷时，捧着热乎乎的包子，咬下一口，肉香裹着萝卜香直往口里窜。比起鲜萝卜，萝卜干多了分韧劲，少了分辛辣，即使是素炒也别有一番风味，我知道，那就是阳光留下的滋味。

其无嗣，乃遣使者以金璧贖回文姬，再由曹操做主，许配董祀为妻。董祀对文姬也爱怜，二人生活尚幸福。然痛别亲子时，“儿前抱我颈，问母欲何之。人言母当去，岂复有还时。阿母常仁侧，今何更不慈。我尚未成人，奈何不顾思”，自古情感不分贵贱，读来不忍卒。之所以母子别离成永诀，只为人生另开一条赛道，两害相权，弃夷别汉者宜，轻重掂量，儿女情长者轻，阶层烙印，决定着其走向。说来其已是三嫁，初嫁河东人卫仲道，夫早亡无子嗣，归居娘家。薄命佳人，命运多舛，未几，董祀获罪，曹操欲杀之，文姬则赤足披发求情，越位言事，满堂为之尽动容，终得赦免，并赐以头巾履袜。左国城未必荒凉，但文明的落差却可计较，出身一门书香 的儒索之家，缙绅世守，满腹经纶，气质超群，容貌与才华并存，一下子沦落夷土，怎会甘心。归汉后，怀恩报效深切，披览不倦，不分昼夜，凭记忆整理蔡邕遗书四百余篇。

世多耳食，考据者纠偏。豁人思路的考据无需多，一二足矣。思接千载，自原典入手，视通万里，以田野调查佐证，求之不易也。突如其来之事，必有隐情，每个人最终都得返求于己。刘先生居外地，钟情三晋文物久矣，“不是在山西考察，就在去往山西考察的路上”，其间，暴暑不可堪，酷暑难以忍，又是十分辛苦，故曰稀见的文史成果，必以腿脚蹴就。且能以故为新，以俗为雅，大处着眼，小处下手，在不疑处有疑。事必躬亲，笔无虚落，经其发现发掘的事由，每每令人刮目相待，直觉有所不如，此书便是其又一阶段性成果。

文姬从哪归汉

介子平

矩矱为线，不欺世为贵。

东汉初年，匈奴内乱而南北分裂。南匈奴投靠汉庭，渐为附庸，并助其剿灭北匈奴，汉庭安置其于边塞各郡，单于庭则设于西河美稷，即西河郡治。永和五年（140），南匈奴也内乱，《后汉书·南匈奴传》载：“遂寇掠并、凉、幽、冀四州，乃徙西河离石，上郡治夏阳，朔方治五原。”单于庭左国城遗址，即时在离石、今之方山境内。蔡文姬是初平三年（192）年后“没入南匈奴左贤王”的，左贤王的治所在此无疑。刘勇书中先以文献引证，再以汉画像石文物旁证，作为一说，可开思路。《文姬归汉图》的背景设置，盖是受到唐人拟作《胡笳十八拍》的代入。“云山万重兮归路迢，疾风千里兮扬尘沙”，然昔时吕梁山尚未广为开垦，植被完好；“夜闻陇水兮声呜咽，朝见长城兮路杳漫”，这里地处内域，何以见得长城。

你若以身相许，我便以命相托。说来文姬也是个被偏爱之人，这或许就是离乱中最大的慰藉，其在胡中十二年，育有二子。本以为命定如此，了此一生，岂料曹操统一北方后，出于对故人蔡邕的怜惜与怀念，痛